

戏剧学习

資料彙編

5

中央戏剧学院編輯室編

戲 劇 學 習

(資料匯編)

第 五 期

1958年10月出版

~~~~~ 目 录 ~~~~~

- “桃花扇”排演札記…………… 导 演：歐陽予倩 (1)
——中央戲劇學院實驗話劇院演出…………… 記述整理：王 南
- “性格和性格化”与“速度——节奏”問題… 导演專家：格·尼·古里也夫/
——附补充意見——…………… 王文、張守慎譯 (20)
- “秦台蓮”片断排演記录…………… 导演專家：普·烏·列斯里 (37)
香…………… 导演干部訓練班整理
- 启蒙运动时期的戲劇 (第十八世紀)…………… 廖可兌 (102)
——西洋戲劇史选刊：第4章——
- 李昂諾夫劇作“侵略”設計实习討論… 舞台美術師資進修班整理 (141)
(指導教師：雷可夫專家)
- 在舞台上用幻灯投射佈景的嚐試…………… 舞台美術系燈光教研組 (168)
- 冷硫棉花膠塑型化妝…………… 蔣 銘 (176)
——化妝常識介紹——
- 誰在遼重遺產？(短論)…………… 祝肇年 (185)
- 开花結籽…………… 黎 劍 (185)
——記中央戲劇學院紅專跃进演出——

“桃花扇”排演札記

——中央戲劇學院實驗話劇院演出——

導演：歐陽予倩

記錄整理：王南

編者按：這是歐陽予倩同志為我院實驗話劇院排演他編寫的“桃花扇”一劇時的場記摘錄。文中記錄了這位戲劇家在導演處理中的一些獨特的藝術手法和創見。這裡僅選刊其中“婚後”，“逼嫁”兩場以供讀者參考。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演員們都懷着喜悅和希望的心情，激動的坐在排演室里等待着總導演孫維世同志和歐陽予倩老院長來到排演場。維世同志微笑着宣佈：下個劇目要排演“桃花扇”，而且由老院長親自來導演。大家都非常興奮，接着就在熱烈的掌聲中，老院長開始給演員們說話。

老院長思索了一會，很和藹的看着大家，有些為難似的停頓了一小會才開始說：同志們我想和大家在一起研究一下，目前桃花扇重上演是否需要呢？這劇本究竟行不行？我們要演出一個怎樣的桃花扇呢？我認為專家排的桃花扇基本上是好的，只某些地方大家看了有些意見，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專家對中國風俗不熟悉而我們幫助的也不夠。但專家好的地方我們是不捨得丟掉的，當然有些地方也是可以更動的。

這個戲在好幾個地方演出都有些爭論，我想我們的演出也會

引起爭論的，這些爭論對我的排演是有好處的。但是這個戲是不是能排？值得排不？……導演的話音剛落，演員們不等主席的允許就發言了。

大家一致表示：我們非常喜歡這個戲，而觀眾也很愛這個戲，它是一個值得我們保留的一個劇目，尤其是老院長來排，我們能向他學習民族傳統的表演方法，因此是否能排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做為一個話劇演員應該學習如何演古典戲，希望很快的開始工作。

最後導演在演員們的要求下，表示可以馬上排這個戲，並且指出希望大家開始作準備工作，練唱、練身段等，並說練身段的目的是不是完全要和京戲一樣，究竟這是一個話劇，但也不要避免一點不能象，因為古時的人穿那樣的衣服，就是那樣行動的。

這樣，演員們帶著興奮的心情開始了排演前的準備工作。

“桃花扇”排演札記之一“婚后”

在排演‘婚后’這場戲之前，導演歐陽老院長謙遜地征求演員們對導演的意見，了解演員是否習慣這種導演方法。院長說：“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排演方法。有的導演喜歡按次序地把第一場完全排好達到導演的要求後再排第二場。我呢！總喜歡把全部戲都完全過一遍（排一遍）打下個初稿後再來細排，就象畫象一樣先勾好草圖再加工。目的是使演員能夠較早的理解導演對全戲風格及人物性格的處理，便於演員進行創造，達到導演的要求。我認為在排演中，特別是初排時期，當演員還沒有很好的理解、領會導演的意圖時，導演就首先向演員要東西，這是不實際的。現在很多導演就是先向演員要東西，我看，三個‘為什麼’就把演員給問糊塗了。我覺得導演應當先給演員東西，先拿出自己的主

张来，使演員明确导演的意图。

演員們听了院长的話，很感到兴趣，同意这种排演方法，由衷地希望老院长能先給些东西。

开始排戏了，老院长把自己在剧本中写的舞台指示又向演員們敘述了一遍：“李香君晨粧才罢，小丫头替她收拾粧台。侯朝宗暗上欣赏她的新粧，他走过去和香君一同照照鏡子。小丫头拿过衣服来。他搶着为香君穿上。丫头卷起窗簾，李香君同侯公子走到窗口欣赏秦淮河的春景。窗外微风，公子扶香君走向貴妃榻。”老院长这些动作指示，恰当的揭示了婚后的温柔而甜蜜的情景！这一段戏沒有一句台詞，这就更要求演員真实的生活，充满丰富的内心独白。这段戏里老院长还特別強調要求演員的节奏鮮明、动作优美而准确。这段戏里虽然小丫头沒有一句台詞，戏不多，但老院长要求极为严格反复排了多次。

老院长強調指出：“小丫头的戏虽少，但要演好这场戏是很不容易的。沒有台詞的角色就更困难，更要求演員有非常細致的交流适应。作为演員每一小段戏里都要能充分运用表演体系的各个元素。演員如果能把这段戏演好了也一样可以打五分。“这个小丫头是非常聪明伶俐的，只要香君稍稍一动，她就知道香君要做什么。当香君戴好花时，她馬上就拿起鏡子，助她前后左右的照。”接着老院长指导飾演丫头的演員的每一个动作应当怎样做，怎样拿鏡子既能照着而动作又好看。我們的演員都很缺乏形体訓練，所以排練中形体动作方面老院长下了很多工夫。院长不只一次的說：“要重視节奏变化，从节奏的变化中就能看出这个小丫头是非常聪明可爱的。如果动作很迟鈍，那准是个傻丫头。沒有节奏变化，这就說明演員沒有心里上的变化。”

“小丫头卷起窗簾，二人攜手并肩走到窗前，这里香君也要給公子一个‘肩膀’，好象乐队指揮一样先給一个預示动作。这是

戏班里常用的術語，意思是說：‘我們看看秦淮河的风景吧！‘好吧！’走到窗前应当有个小小的停頓。这个停頓非常重要，这样文章就有了起伏了。这时导演要求感情发展到了頂点，就象弓拉滿了一样。初昇的金黃色的太阳光照耀在他們的臉上，外面秦淮河上一片春色，桃紅柳綠。也在这幸福的時刻里引起了香君身世之感。

“同样香君和公子的戏也都要有节奏变化，一个事件結束了再接着下一事件。你們沒有节奏变化，就說明你們还没有准确的掌握人物的內心动作。

晨风吹来，稍有寒意，于是公子扶着香君走向貴妃榻。这一段路的走法，二人拉平的姿态，老院长都反复排了多次，不只一次的給演員們做示范动作。

老院长說：“我是很重視‘身段’的，如果演員的外部动作不准确，那就不能够准确的传达內心的动作。学习身段，学习舞蹈为的是形体动作准确，能掌握节奏。使形象的美化，演中国古典戏和外国古典戏，必須学习礼节。当然我不主张生硬的搬用京剧的动作，但是由于古代人物服飾、生活习惯与現代人有所不同，那么形体动作也必然与現代戏有所不同。要求我們演員的身段要做得非常生活、自然，同时要求演員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照顧到全場，交流成一体，戏班里常說要做到“一棵菜”才行。

“我們很多話剧演員都不太重視形体动作，更不重視形体訓練，光強調內心思考。我認為戏是讓观众‘看’的，不是讓观众‘猜’的。要深入浅出，使观众能够通过演員的形体动作知道人物在做什么。演員应当找出准确的、表現力强的外形动作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情感。在舞台上演員不能在說每一句台詞前都把你所准备好的內心独白和潛台詞都背一遍，告訴观众我在做什么。演員应当下工夫选择形体动作，导演只能告訴你怎么做，而如何做則

是演員自己的事，在舞台上準確的掌握節奏感、分寸感是導演所不能代替的。當然，我們不可能在一兩次排演中把所有的東西都搞出來。我們要不斷地在每一次排演中都增加一些新東西，甚至在演出後還能不斷地增加新東西。也只有這樣的導演才是真正豐富的導演，這樣的演員才能稱為好演員。一個好的演員每天都表演同一出戲，而每天都要有新的進展，每天能發現新的境界。比如，侯公子在‘結婚’一場給香君題詩，題好再把扇子交給香君，扮演公子的演員每天都要做題詩、送扇等動作，但每次的題詩、送扇又應該有所不同。在這裡演員們有着細致的無窮無盡的藝術創造。也許這就是你們常用的術語‘演員的青春’吧！”

接着老院長又解釋了在舞台上怎麼才算達到了真正的交流。

“結婚一場，公子和香君被丫鬟等人擺佈着，舉行結婚儀式，雖然他們倆誰也不說話，誰也不看誰，但是他們的心是緊緊聯繫着的，甚至能夠感覺到對方的呼吸。這樣的交流才是舞台上所達到的真正的最舒服的交流。”

戲繼續排下去，現在排到劇本的正式台詞部份。第一個小單元的對白非常簡單。

香君：（輕輕撫一撫他的肩）冷不冷？

侯公子：（搖搖頭）不冷。怎麼樣？

香君：你呢？

老院長在前面排的那一段婚後的甜蜜的生活給香君和公子積累了說這幾句台詞的感情基礎。所以‘冷不冷’這決不是沒有內容的，一般的問候。

老院長解釋說：“這對香君感到非常幸福，她甚至找不到更合適的話來表達對公子的深厚的愛，‘冷不冷’雖是一句‘平常’的話，但是在這種情景下，它里面包含着多么深厚的情意呀！”

“公子說‘怎麼樣？’是很挑皮的問話，香君不好意思，反

問，你呢？公子对香君耳語了些什么。香君羞澀地把公子推开。”

这时老院长叫扮演公子的王一之同志，借着香君一推的力量，稍向后退步，做一个小的身段。老院长一再說，不要太大，要做得自然。接着公子坐在貴妃榻上，伸手拉香君讓她坐在自己旁边。

排到这里院长說：“这里是一个句点。下面的对白，应当象作文章一样另起一行。”

接着，院长边排边分析了从香君的‘真想不到，你怎么会来。’到公子的‘走遍海角天涯，除了香君那里还有知己！’一段台詞。（剧本28頁）

表面上看起来香君和公子这段對話，有些搭不上，所問非所答。但实际上这些對話扣的十分紧，潛台詞非常丰富。这时香君心情很复杂，她感到无比幸福，但对自己和公子的身世之差别还感到疑虑。香君非常懂得，自己是个歌女，出身卑賤，是沒有选择丈夫的自由。象她这种人的命运不是被卖到官吏和商人家里做妾，就是嫁給軍人，任人玩弄。她沒有想到会碰上这样一个名門子弟，年輕、美貌、多才又富于正义感，香君对侯公子不能不感到非常滿意。

“这段戏香君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公子身上，她問話非常婉轉，‘真想不到，你怎么会来’。公子更热情的回答她，‘我来了。你还会想不到，怎么一来就永远不走。’

香君：‘那可說不定。我只是这样想：要好，就是一刻也好；不好，就一世也沒有意思，’这一段話里飽藏着多少感慨、忧虑和自我安慰。香君感到：虽然我很爱你，但身世不同……

公子：‘可是，我不是輕薄少年。’他急于安慰她，表白自己不是朝三暮四的輕薄少年。

‘我可不是千金小姐。’這話香君几乎是含淚說出的。她深深的感到身分不同會帶來悲劇。在這種情景下，這樣出身的姑娘產生這種情感完全是可能的。侯公子把他看成知己，這使她感到莫大幸福。二人擁抱，完全沉浸在愉快和甜蜜之中。這是多么寶貴的一刻，她們好象怕丟掉点什么似的——怕丟掉自己心愛的人，這時他們真感到是心心相印了。小丫頭送來點心，才好象把他們從夢中驚醒。

“很多劇種、很多演員演過這個戲，不同的演員演這一段戲都有不同的發揮。

“你們應當注意一點，當演愛情戲的時候，儘管說話的調子非常慢，停頓很多。但應當使台下的觀眾一點也感覺不到停頓，屏息着隨着演員的心跳而跳動。所以這一場開幕梳粧的戲，節奏要快些，戴花、穿衣、卷簾子等要多少時間，都要精密計算、掌握準確。不能梳起來沒個完，我們反對自然主義的表演。比如‘結婚’一場，侯公子題詩，動作要美化而逼真，使觀眾能夠感覺到他是在寫四句詩。我覺得演員要‘忘掉’觀眾；也要隨時‘不忘掉’觀眾。我們不是為觀眾表演又是為誰表演呢。有時我們常說××導演非常熟習舞台，實質上是他非常熟習觀眾。

“這一段戲，台詞應當接的很緊，交流是積極的，緊緊抓住對象，對方給你一；你要還他二，他給你四；你要還他八，這樣加倍的給予對方，這樣這段戲才能演好。”

今天歐陽老院長來接排‘婚後’下半場——楊文聰來賀喜。

導演非常滿意楊文聰賀喜來的上場，（耿震同志飾演楊文聰）他帶來了一片紅火熱鬧的氣氛，遠遠的就聽見他爽朗的笑聲，和妥娘、白門打招呼開玩笑的聲音。戲排下去，老院長解釋楊文聰這個人物說：

“楊文聰在這場戲里不要表演壞人，他自認自己是好人，誠

心誠意的來成全好事。不要演成我多狡猾呀！我幫助阮大鍼做圈套陷害侯朝宗。他認為，我是成人之美，受錢不受錢，答應疏通與否是你們兩相情願的事，這與我無關，我是無黨無偏，不過是為大家好罷了。

楊文聰這樣的人從來是認為自己清高的。他精通封建大丈夫的處世哲學：不即不離，無可無不可，他採取兩不得罪的態度。他認為古往今來都是這樣：今天東風壓倒了西風，明天就可能西風得勝壓倒東風；今天魏忠賢得勢壓倒了東林復社，明天侯朝宗、陳定生就可能當宰相做大官掌握政權。所以當馬士英、阮大鍼得勢他就與之相勾結。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得罪侯朝宗、陳定生等復社少年。我們應當深刻的體會這種人物的思想情感，不能把他簡單化處理成狗腿子。形成楊文聰這樣的性格，是有其長期的社會的，階級的根源的。

“所以當香君知道是用了阮胡子的錢，公子被出賣了，非常氣憤地把衣服、首飾脫下還給楊文聰的時候，他並不發火。他認為香君是非常低賤的人，而自己是高尚的知識份子，身份不配，不值得和這樣人動氣，小小歌女，生之殺之不費吹灰之力。

“他認為犧牲象香君這樣一個歌女算不了什麼，重要的是別連累了公子。所以他非常輕蔑的說：香君，你這樣鬧不要給公子種下禍根哪！在封建社會中就是輕視婦女的，把妻妾視為玩物，可以隨意送給朋友，甚至以妾換馬，所以楊文聰對香君的看法，對香君的態度也是有其長期的社會根源的。”

接着老院長解釋了在這場戲中對香君性格處理的意見：

“香君是一個善良，富有正義感的歌女。由於她的身世不同，雖年輕。但生長在青樓中接觸各階層人物多使他早熟。她非常理解象她那樣的青樓歌妓的悲慘命運。所以她對侯朝宗是真摯的愛。

正因为她爱他，看到他走错了路就要指出来。另一方面也正因为香君年轻，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又因他虽生长在青楼中，但周围的人如贞丽、柳师父、苏师父、妥娘等人又十分娇宠她，养成了她任性、倔强的性格。所以她又往往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她还是不太理解那个黑暗可怕的封建社会。她倔强地说：我就是沿街卖唱也替你把钱还了！香君的性格是非常可爱的，高于正义感和反抗性。但决不能把她演成现代的革命家。正象曹禺同志‘日出’中的翠喜一样，她是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她深刻的知道妓女的悲惨命运。她同情小东西，想把她从深渊中拯救出来。但如何拯救法，她却不知道。香君对侯公子也是这样。

“李贞丽这个人物的性格我想处理成：是性格豪爽，通达世理，而又仁慈的母亲。这样香君性格的成长也就不是孤立的了。这场戏里贞娘虽责怪香君不该得罪杨文聪。如说：好吧，好吧，随便你闹吧！除非你不要吃饭。但实质上她并不想真正骂她。她是出于不得已，生活给她受的教训不少了，她知道象杨文聪这样的人是不得罪人的，否则，要倾家破产，家败人亡。在她的生活中，看到这样的事例已经不少了，她知道自己是贱民，但求无事，那还敢得罪杨老爷呢！生活在那个环境里的贞娘，说出这样的话是可以原谅的，这并不是她的过错。‘可惜你没有长千金小姐的命’！这时贞娘已十分同情香君了。”

这时老院长在调度的处理上是这样的：贞娘说完‘可惜你没有长千金小姐的命！’后，坐在园桌右边椅上，看看香君，长叹。香君：‘妈妈’！走近贞娘站在她的身边，贞娘拉着香君的手，对视无言这时就闭幕了。

“这里我把贞娘处理成伤感地、同情女儿的。她也认为女儿这样做是对的，只是生活在那个时代里无可如何吧了！”

“这段戏贞娘的表演是极困难的，她一个人要照顾到三个

人。她怕得罪了楊老爺，要時刻觀察他的態度，要對他解釋，要安慰他，要請求他的原諒。同時也要時刻關心着女兒，怕她亂說話惹出禍來，要制止她，但她又不聽。貞娘非常耽心，她要想盡一切辦法來緩和這緊張的空氣，她也要看侯朝宗的態度，她要求他表示態度。當侯朝宗答應在朋友面前替阮大鉞疏通時她稍放心了，這樣做就不至鬧出事來，所以她同意他的做法。這場戲貞娘不必拿扇子，拿條手絹也可以對表演稍有幫助。

“在楊文聰講到錢是阮大鉞的，要求公子在朋友面前為阮大鉞說幾句好話這段戲的時候。這時的香君也是非常緊張的，她雖然沒說話，但她的眼睛時刻在看着侯公子，她密切的注意着公子對這個事件採取什麼態度。這時香君已經看穿了楊文聰這個人。當公子答應了在朋友面前為阮大鉞疏通時，香君再也不能沉默了，挺身上前指出：‘侯公子，你錯了！’

“侯公子呢！看到香君的行為，感到非常慚愧但在楊文聰面前為了禮貌，他不能不壓制着自己的感情。當他把楊文聰送走後，轉身急上，這時真是千頭萬緒，恨不得一頭碰死在牆上。”

這時老院長要求演員用小碎步急上，然後轉身，手扶牆低頭對牆而立，這個形体動作啟發和幫助了演員，使演員馬上找到了正確的自我感覺。

“扶牆的手一定要稍高過于頭部，要讓觀眾看見你的手，這雖是一個細節，但對表演技巧來說，却是很有意思的。

“當侯公子轉過身來面向觀眾時，頭要稍揚起些，這時真是仰天長嘆！‘天哪！我怎麼辦呢？’悔恨自己糊塗，上了這樣一個當。他怕阮胡子在外邊放話，讓眾人人都知道侯朝宗用了阮胡子的錢，還怎麼做人哪！這時侯公子幾乎呆了。‘這樣一來，弄得我真是……’他非常難過，走起路來都感到困難，腿就好象不是長在自己的身上一樣。

“男人往往是这样：在外边受了委屈上了当，回家在老婆面前，总是要格外夸张他的痛苦，求得同情和安慰。现在侯朝宗身受这样大的痛苦，就更难以支持了。

“当侯朝宗正是十分痛苦的时候，自己的朋友也不相信自己，拿出匿名揭贴，并说：‘朋友们都在文庙的明伦堂等着去说话呢！’这时候朝宗不能不十分激动。他接过揭贴的手都是发抖的。他用心的看，就好象要把每个字都吃进去一样。他十分痛苦，更仇恨阮大铖这些奸贼！”

老院长对侯朝宗看揭贴的形体动作要求是这样：看完后，下意识的用右手把揭贴揉成一团，然后将右手放在腿上，同时左手沉痛地拍着案头。老院长这个动作指示，非常有力地揭示了人物这时的心情。老院长要求形体动作非常严格，直到做得非常准确后，才继续往下排戏。

“桃花扇”排演札记之二：“逼嫁”

剧院小排演厅布置好了第二幕第三场的景——香君粧楼。演员们穿好排练服等待着老院长来排演新的一场戏——‘逼嫁’。

老院长精神饱满地走进排演室，并指示全场演员都坐下来，开始讲解这场戏的主要事件、对人物性格的处理及重要的舞台调度。老院长每次开始排演一场新戏时都要先‘说戏’。目的是使演员明确自己的动作，了解导演的意图，从而更主动地进行创造。

老院长对饰演香君的澹苔仁慧说：“幕启时香君坐在粧台前给侯公子写信，刚提笔写了两句，但心烦意乱，无从写起。放下笔，抚弄着扇子，站起来，走向窗前眺望，感到无聊走回内室。

澹苔仁慧接着老院长的指示做了一遍后，老院长表示不满

意，解釋說：‘演員应当有舞台時間感，不能低著頭寫那麼半天，戲就悶掉了。於是老院長在反復多次的排演中給予講解、启发甚至親自走到舞台上給演員做示范動作。

老院長解釋說：“幕開，香君就慢慢抬起頭來，沉思著：‘寫什麼呢？’‘他在那兒！’‘他是否在想念著我？’‘我把信寄到什麼地方？’香君有很多思想。同時演員也應當研究如何使動作明確，身段優美而富有表現力。香君寫不下去信抬起頭沉思時，可以拿筆的右手提高點，以肘倚案，這樣動作就更明顯些。心煩意亂什麼也寫不出來，下意識地拿起扇子，走到窗前。這些動作都要與音樂的節奏相吻合。（幕啟樂隊重奏結婚一場的曲子——夾道朱樓一徑斜）演員應準確掌握節奏的變化。因為內心獨白改變了，形體動作也應當有所改變。香君走到窗前先看看左邊，再看右邊，這時她的內心獨白非常豐富：“公子走了多久啦！”“公子就是从窗前那條大路走的，他可好嗎？為什麼渺無音信？”

“現在正是春天到來，秦淮河上別是一番情景，可是公子……”

‘我每天站在窗前望他回來。他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呀！唉！回屋去吧！’香君嘆息一聲轉回內室。下場時也要給一個‘肩膀’*大轉身曲綫走下，就好像作文章一樣不要‘平直’要有曲綫。

“我們有些演員喜歡強調說：‘我在思想。’而不重視對形體動作的選擇與研究。如果演員不能通過準確的形體動作正確地傳達出人物的思想情感，那麼觀眾什麼也不會懂，因為演員不能向觀眾解釋說：我現在在想什麼什麼。只要演員能做到，那麼觀眾也就會理解。比如，香君放下筆，下意識地拿起扇子——這是香君和公子結婚時公子題過詩的那把扇子。這把扇子前幾場戲中已經

* “肩膀”：是我國戲曲排演場中之術語，意思是說應有節奏的變化。好像音樂上休止符後，所轉折的節奏變化一樣。或為第一個形體動作過渡到第二個形體動作之間的節奏變化。

交待过多次了，这时香君一拿起扇子，观众立刻就会知道，香君现在在想什么，她想的是誰。所以演員用不着那么‘用劲去表演’，只要演員很自然的稍稍看一下扇子就够了。但重要的是：一定要‘真看’，只有演員非常真实的在思想，那么观众通过演員的眼睛，就会理解香君的思想。‘香君‘拿起扇子’、‘站起来’、‘低头看看扇子’这些形体动作都正确地揭示了香君的思想情感。”

排演繼續下去，香君走到窗前馬馬虎虎的往外看了看就回內室去了。

“演員背向观众做戏，是非常困难的，就更需要用眼睛——要真看。不要以为观众看不见你的面部表情，就可以馬虎从事，不行！你看见什么东西？窗前长着什么花？这是什么季节？那边有山？那边是水？在背向观众做戏时也一样：每个小的动作都不能漏掉，它們都是充分表达人物思想情感所不可缺少的。

排演繼續下去，楼下小丫头高喊：“媽媽，楊老爷来了！”
妥娘和白門走进內室去看香君，貞娘下楼去迎接楊文聰。飾演楊文聰的耿震同志早就在准备情緒等候上場了。他那么严肃的跑上場来，好象是带来了一个重大的不幸的消息一样。

老院长笑着說：“象楊文聰那样的人物，他不把香君这些歌女放在眼里的，在他們看来女人就是玩物，‘爱妾可以換馬’，他認為香君要給誰就給誰，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对香君这个歌女的命运如何，就更无动于衷了。所以楊文聰仍是逍遙自在，自命得意地笑嘻嘻地走进貞娘家的。不要那么严重，好象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一样。也用不着东张西望上来就找香君。楊文聰是貞娘家的常客。到这来是很随便的就象在自己家一样。楊文聰是个风流瀟洒的人物，动作都不要那么匆忙急促。他听见貞娘吩咐丫头預备点心，很随便地象說家常話一样說：‘不用，不用。香君呢？’貞娘也随便地說：‘有点不大舒服，睡了。’楊

文聰：‘哦！不是相思病吧？哈哈！’‘不是相思病吧？’這不是個事件，用不着象作文一樣另抬頭。這是拉家常，要很自然的帶一筆就行了。”

◎飾演李貞麗的演員姚向黎同志接着老院長對人物的解釋，開始積極的動作。但她不能更深刻理解風月場中這一套應酬，所以在排演中老院長用了很多時間，從各方面启发、解釋貞麗這個人物。院長在排演中對形体動作的選擇非常重視，應當怎麼上步；站的姿態應當怎樣，甚至最細小的手的動作應當怎樣，都要求非常嚴格。不止一次的給演員做示范動作。老院長看姚向黎迎接楊文聰還不够積極熱情便解釋說：

“貞娘是非常爽快的人，又經過風霜，是有豐富生活經驗的人，在風月場中多年，也有一套處世辦法。他一看楊老爺來了，就預料到又要出什麼事。她很明白上次香君得罪了他，這種人會不顧一切，想出辦法來報復。所以貞娘看楊文聰一上場，就要仔細的觀察他、判斷他、特別熱情的招待他。忙着給他搬椅子讓坐，等楊老爺坐下，自己站在他的身邊，格外顯得熱火地靠近他，手扶着他的肩膀親熱的和他說話，要了解他來的目的。

“貞娘聽楊文聰說：不是相思病吧？也隨便地接着說：‘不會的，天氣變了，涼着的。可是楊老爺，侯公子走了，不會連累我們吧？’貞娘說這些話也顯得十分自然隨便的樣子，也好象在拉家常。但是內心的動作是很積極的，她猜中了楊文聰此來必有目的。於是貞娘把話先說在前頭：‘侯公子走了，不會連累我們吧？’來個先‘關門’，請求楊文聰的關照。貞娘來個爭取主動，先封上門，使楊文聰無法啟齒。

“貞娘要很仔細的觀察楊文聰，每當自己說完話都要檢查他的反映，觀察他的態度的變化。聽楊文聰說：‘有我替你們打點，包你沒事。’貞娘忙接上去說：‘一定要求楊老爺多多幫忙。’

意思是說：‘楊老爺，我們就全託靠您了。’

“當楊文聰說：‘不過象前回香君發那麼大脾氣，我可不能幫忙。’貞娘听了這話雖然有些耽心，但她不露聲色，不讓人看出她十分着急，只不过動作更加積極了，楊文聰玩笑似的說出了內心的話，貞娘也玩笑着回答。這兩個人的玩笑里都包含着極豐富的意思的。

“貞娘十分了解楊文聰這種小人是不好惹的，並且現在的楊文聰已不是被革職的縣官；目前他的舅子馬士英是當朝的宰相；楊文聰和阮大鍼同樣身兼要職，做了大官，當時朝廷大權掌握在阮、馬、楊三人之手。‘解鈴人還是系鈴人。’貞娘懂得：為了全家免遭災難，她不得不討好於他，請求他的幫助。貞娘只有殷勤的招待他，說好聽的話，給他灌米湯：‘如今的宰相馬老爺是你的舅老爺，只要你肯幫忙，借你一句話，甚么都好辦。香君不過是小孩子脾氣，怪我沒教導。’當貞娘說到：‘楊老爺，大人不記小人過，寬恕她吧！’更靠近楊，誠懇的請求楊文聰的幫助。貞娘要拿出女人的本事來請求他，要敢於看着他的眼睛，要從他的眼睛中得到回答，要檢查他對你的話的態度。

“貞娘的態度是誠懇的，動作是積極的。正如在生活里，你非常想看一個電影，今天偶爾有一家電影院放這部片子，你沒有買到票，錯過這個機會你就很難再看到這部片子了。幸喜你知道一個同志買到了一張票，你請求他把票轉讓給你。只有把你的特殊情況都講給他聽，誠心誠意的請求他的幫忙，他看你是那樣迫切需要，他才會轉讓給你。如果，你帶要不要的，態度並不積極，那麼他一定不會給你。貞娘也應當是積極的請求楊文聰的幫忙，不得到回答就不罷休。

“‘只要你肯幫忙，借你一句話，甚么都好辦’。這句話的內容是很豐富的。給他灌米湯，意思是說：‘楊老爺，你是個大人